

經

史

雜

記

經史雜記卷

安慶王樹廷撰

史記各本互異

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五者來備蓋應麟所見猶裴駰本今攷洪範經文上文列庶徵五目繼以曰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當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爲是與上立時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云五臚咸備各以其敍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臚

爲是氏與是通李荀約舉經文故云爾此漢學也僞孔以曰時屬上讀如此則時卽以敘何用重言耶司馬遷傳孔安國學必從古讀王應麟誤以作是爲傳寫之誤裴駰又誤采僞孔傳不采鄭注致史記諸本互異皆俗儒所亂也

史記紀年體例

案魏世家裴駰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紀年體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略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

書冬十月盡從而整覈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
自班氏始也

史記有後人羈入者

案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語
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豫引其言又公孫宏傳
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語賈誼傳中有賈嘉
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語亦皆史遷所不及見今
漢書各傳贊與史記正同當是班書所有而後人反移
入史記傳贊中竝非少孫所補也若田儋傳贊忽云蒯
通辯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王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

何涉而贊及之當亦是後人所羈入者

史漢互異處

案漢書高帝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並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其間亦有互異者如史記項羽紀高帝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義帝于郴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竝王三齊漢書則云彭越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齊王漢書則云榮攻都都走降楚史記項羽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

從盱眙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則云羽與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史記任敖傳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漢書則云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史記李陵傳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則云漢聞李陵教匈奴爲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至紀事年歲亦有不同處如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

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皐爲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于楚史記在漢王卽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卽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史紀事亦每差一年也

史勝漢處

案漢書不及史記處甚多姑就易見者約舉數條焉如彭城之戰史記取漢王父母妻子置宮中漢書則但云

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
高祖起兵時而楚元王爲高祖異母弟則是高祖尙有
母死于小黃庶母也孝惠帝有庶兄肥後封魯爲悼惠王當時旣未
與孝惠魯元偕行又別無投歸之事自必與太公呂后
俱同爲楚所得者則是高祖尙有子在項軍也漢書止
云太公呂后轉疎漏矣高帝紀垓下之戰史記敘韓信
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帝紀但撮敘數語滅
項羽爲漢王第一大事漢書略之殊失輕重七國反時
史記謂膠西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是七國同反也而漢書獨無濟北夫

濟北以城壞未完又爲郎中令刼守不得發與齊孝王
因漢兵且至遂堅守不敢發同爲約反而未成反也何
以齊王自殺遂坐以謀反濟北免罪不列黨內并其欲
反不得反之處亦概爲隱諱耶失其實矣四國攻臨菑
時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
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臨菑夫膠
西實聽吳王之謀約諸王同反是主兵者膠西也漢書
增膠東亦非淮南厲王傳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
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美人
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而漢書敘事同而改美

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是時厲王尙未生何得豫言有子高帝紀史記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刪一之字便不明晰又帝紀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卽自疑三字正見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志氣不凡處漢書刪此三字便覺少味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是時信未有分地何從發兵蓋收合潰卒耳史記收字得其實也

案史記採眾說成書徵引浩博閒有牴牾後人往往

駁摘惟邵泰衡史記疑問謂高祖紀解縱罪人坦然
回沛之非情實留侯世家諸將偶語沙中之不可信
李陵傳兵矢旣盡尙殺匈奴萬餘人之言爲誇誕據
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駁留侯世家所紀漢十
一年不應又有呂澤數條皆據理校勘尙屬得閒

漢勝史處

史記亦有不及漢書處姑就易見者約舉數條焉如荆
王劉賈史記謂不知何屬漢書則謂高祖從父兄燕王
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則謂高祖從祖兄弟周仁
傳史記謂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尙在郎中令終

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旣云景帝崩又云景
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則刪去景帝崩三字便明
循吏傳史記載周秦閒人孫叔敖子產公孫儀休石奮
李離漢書則載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
人也田蚡傳史記景帝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漢書則
云武帝初卽位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後三年正武帝
卽位之年實是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耳高帝紀
末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則總敘高祖之明達好謀雖
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吳王濞傳史記
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方議削吳是又于二郡外

再議削矣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作何解耶漢書則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晰厲王以罪徙蜀史記謂一路傳送者不敢聽發封王謂使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案旣不發封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餓死豈有不知直至雍發封乃知耶漢書先敘王語後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又有增益處如楚元王傳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于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

入臥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伯李業云云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而已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事本賢王也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書中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史記但敘其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竝諫伐南粵之事也景帝子爲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爲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皆增立傳而河閒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

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
問陵陵曰不可問平平曰可漢書則增陵責平負先帝
約及平自解之語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李
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獎譽一
詔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爲相者李蔡等十人盡誅
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惟衛青傳漢書
增青初爲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主
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
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爲夫左右曰于
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尙主此班氏從褚少孫外戚世家

所補者增之也史遷當日實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者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耳

案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誦又有竊據父書之議然觀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顏師古注發例于韋賢傳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據此是皆無其事也

荀悅漢紀

漢荀悅漢紀

共三卷

顧寧人日知錄惟取其宣帝賜陳遂

聖書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謂能改正漢書三四字其餘則病其敘事索然無味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又云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十五年以別于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不知班書莽自爲傳自可載其僞號荀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莽紀元哉寧人之說似非確論蓋荀書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唐宋人甚重其書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爲左傳家之首其二篇體又稱其歷代贊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爲一科文獻通攷載李燾跋

曰悅爲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刪潤而諫大夫王仁
侍中王閔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資治通鑑書
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時之月要皆舍班而從荀又稱
其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諸字與漢書互異者先儒
皆兩存之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悅書云姓令
狐朱雲請上方劒漢書作斬馬悅書乃作斷馬證以唐
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劒斬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
字誤其足資攷證者甚多後人偶有糾正究不足爲悅
病也

史記書金滕事

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縢事其牴牾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雒邑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曰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又一說也又蒙恬列

傳秦二世令人賜恬死恬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謂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感類篇亦竝載二說與史記略同而以前一說爲古文家說則後一說爲今文家說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爲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亡篇亳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退老歸豐以後事與風雷示變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旦周公旣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後漢書鋪敘有法

范書體例多仿班書馬史有時代不同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如郭汲杜詩孔奮張堪廉范國初人王堂蘇章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桓靈時人因其皆治行卓著卽同爲一卷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因其皆深於經學卽同爲一卷張宗法權國初人度尙楊璇漢末人因其皆爲郡守能討賊卽同爲一卷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因其皆著書恬於榮利卽同爲一卷又如鄧彪張禹徐防胡廣因其和光取榮人品相似卽同爲一卷袁安張輔韓陵周榮郭躬陳寵因其皆能決獄平允卽同爲一卷班超梁瑾因其皆立功絕

域卽同爲一卷楊終李法翟輔應奉因其皆有文學卽同爲一卷杜根劉陶李堂因其皆仗節直諫卽同爲一卷蘇竟楊厚郎顗襄楷因其皆明於天文能規切時政卽同爲一卷周燮黃憲徐稚姜肱申屠蟠因其皆高士卽同爲一卷惟樊宏樊謙樊準陰識陰興陰就皆外戚因其皆有功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同爲一卷此編次之詳慎也有詳簡得宜以避繁複者如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故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故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構虞詡上殿力爭事已見詡傳矣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

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已見覽傳矣則儉傳不復載
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已
見融傳矣則儉傳不復載公孫瓚傳不載劉虞以十萬
眾來攻以事已見虞傳矣袁紹傳不載紹盡誅宦官二
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以事已見何進傳矣此皆悉心核
訂無壘出之弊也然亦閒有小誤者如光武紀書帝崩
年六十二然紀中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更始元年
破王尋王邑持節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
帝爲蕭王明年六月始卽位改元建武是帝年三十一
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

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不相符矣又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閭后立北鄉侯懿卽位是年十月薨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而范書無之或以未逾年未改元故也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帝在位僅半年何以皆爲立紀耶凡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者范書惟光武兄縝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因帝親兄首事春陵其功最大故也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矣然范式張劭合傳前半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何復自亂其例耶

案范撰是書以志屬謝瞻范敗後瞻悉蠟以覆車遂

無傳本今本八志爲司馬彪所撰洪容齋隨筆孫北海藤陰劄記俱誤引爲後漢書蓋因唐以後以續漢志併入范書耳

後漢書與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陳壽修書於晉不能不爲晉迴護卽不能不爲魏迴護故歷代史家本紀多用迴護之法者循壽例也范蔚宗修書於宋事隔兩朝時閱百年則據事直書不從其例故獻帝紀與魏紀每多互異今姑校之如陳志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范書獻帝紀則謂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爲丞相獻紀則謂曹

操自爲丞相魏紀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
獻紀則謂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
坐與父完書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謂曹操殺
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爲魏王
獻紀則謂曹操自進爵爲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
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巨討斬之獻紀則謂耿紀韋晃起
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魏紀書漢帝使張音奉
璽綬禪位獻紀則謂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他
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蓋史法也至荀彧陳志
以彧爲操謀主列魏臣傳范書以彧乃心王室特編入

漢臣傳尤見能主持公道蓋曹操加九錫在或死後倘或不死操尙不至僭竊也其餘所紀事蹟亦有不同者袁紹傳陳志謂何進召董卓范書謂袁紹勸何進召董卓呂布傳陳志謂布畏惡涼州人以致李郭之亂范書謂王允不赦涼州人以致激變又呂布傳陳志謂布投袁術術拒而不納乃投袁紹范書謂布投術後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去投張楊董卓傳李傕刼帝幸其營陳志謂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范書謂帝使楊彪張嘉和郭汜汜留公卿荀彧傳陳志謂因沮九錫事留壽春以憂卒范書謂彧因病留壽春操遣人饋食發

乃空器遂飲藥而卒此皆各有所據不妨並存其說也

袁宏後漢紀

晉袁宏因范書繁穢雜亂別撰後漢紀

共三卷雖自序稱

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劄及諸部耆舊先賢傳等書復以張璠漢紀爲準然攷隋志載璠書三十卷雖已散佚尙有散見于三國志注及後漢書注者取與比較璠紀所有而宏紀往往不載所載者又多互有詳略不同處如璠紀稱盧芳安定人屬國夷數十畔在蠻芳從之詐姓劉氏宏書則作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氏

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
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以及朱穆
論梁冀池中舟覆吳祐諫父寫書事皆校璠紀爲詳璠
紀稱明德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窗牖宏紀則作
不喜出入遊觀璠紀稱楊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天下以爲名公宏紀刪下一句又如敘王龔與薛勤
喪妻事璠紀先敘龔而追敘勤宏紀則先敘勤而後敘
龔敘呂布兵敗勸王允同逃事璠紀敘在長安陷時宏
紀追敘於後頗有移置然核其文義宏書較長蓋宏之
體例實仿荀悅書而悅書因班舊文剪裁尙易宏書挾

擇去取自出心裁較悅尤難故王銍作兩漢紀後序云
荀袁二紀于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
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反覆辨達明白條暢啓告當
代而垂訓無窮信非溢美也

三國志注徵引之博

裴松之在宋元嘉中奉詔註陳壽三國志鳩集傳紀增
廣異聞其所引用書凡五十餘種謝承後漢書司馬彪
續漢書九州春秋戰略序傳張璠漢紀袁晔獻帝春秋
孫思光獻帝春秋袁宏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孔衍漢
魏春秋華嶠漢書靈帝紀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

載記三輔決錄獻帝傳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蔡邕明堂論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荀綽冀州記襄陽記英雄記王沈魏書夏侯湛魏書陰澹魏紀魏文帝典論孫盛魏世籍孫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譜魏武故事魏名臣傳魏末傳吳人曹瞞傳魚氏典略王隱蜀記益都耆舊傳益都耆舊雜紀華陽國志蜀本紀汪隱蜀記郭仲記諸葛五事郭頒魏晉世語孫盛蜀世語韋曜吳書胡沖吳歷張勃吳錄庾溥江表傳吳志環氏吳紀庾預會稽典錄王隱交廣記王隱晉書庾預晉書干寶晉紀晉

陽秋傳暢晉諸公贊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晉泰始起居
注晉百官表晉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記帝王世紀河
圖括地象皇甫謐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傳虞喜志
林陸氏異林荀勗文章敍錄文章志異物志博物記列
異傳高士傳文士傳孫盛雜語孫盛雜記孫盛同異評
徐眾三國評袁子傳子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葛洪
神仙傳衛恆書勢序張儼默記殷基通語顧禮通語摯
虞決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稽康集高貴鄉公集諸
葛亮集王朗集庾闡揚都賦孔氏譜庾氏譜孫氏譜稽
氏譜劉氏譜王氏譜郭氏譜陳氏譜諸葛氏譜崔氏譜

華嶠譜敘袁氏世紀鄭元別傳荀彧別傳禰衡傳荀氏
家傳邴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曹志別傳
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廙別傳任
昭別傳鍾會母傳虞翻別傳趙雲別傳費禕別傳華佗
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何邵作王弼傳繆襲撰仲
長統昌言表傳元撰馬先生序會稽邵氏家傳陸機作
顧譚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陸機所作陸遜銘機
雲別傳蔣濟萬機論陸機辨亡論凡此所引書皆六朝
舊籍今多所不傳者尙可因以見其厓略焉其奏進表
云壽書銓敘可觀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

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而事空存錄者罔不畢取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事出本異疑不能判者竝皆抄內以備異聞此松之作註大旨在于搜輯之富以補壽志之所闕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己意辨正以附于註內可見其採輯之博矣惟于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爲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似覺太贅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爲泰山伍伯迎孫阿爲泰山令事未免嗜奇愛博稍傷蕪雜然網羅繁富足資攷證實爲注史家

所罕觀也

晉書多舛漏

唐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房喬等重撰共三十卷書成之日卽不愜於眾論第謂其多取世說體近稗官是其所短不知紀傳記載中其褒貶失實採擇疎漏者更多今細案之如列傳中惟陶潛本屬晉完節之臣因不應列宋書隱逸之首仍列其傳於本書隱逸之內愍懷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以死者因太子妃不應入后妃傳特入之於列女傳內尙屬位置得體而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事當入夏侯太妃傳內

乃反載在元帝紀後毛德祖本屬宋功臣已入宋書列傳中乃於毛寶之傳內復敘德祖事殊爲舛誤至王導爲元帝功臣歷事三朝固稱賢相然盡略其祖親負友黨惡遂私之疵累而直比之管仲孔明陶侃勤王因溫嶠三邀始率兵東下未免偶不達義乃因其八翼升天之夢而卽坐以無將之罪亦覺褒貶失當馬汧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封贈祭而不爲之立傳郭琦不仕趙王倫終老於家是始終亮節之士亦削而不書忠義尙多脫落尤疎漏之大者矣至符堅記載內不應附符朗一傳符登記載內不應附索泮一傳而姚興記載內又

忽敘西胡梁國兒作壽塚將其妻妾入塚飲譙此事與
興何涉而闖入之亦未免淆雜惟列傳中所載論疏尙
有關於體要者如劉實傳載崇讓論見當時營競之風
裴頠傳載崇有論見當時清談之習李重傳論九品之
害見當時選舉之弊傅元傳載興學校務農功疏見切
於時政郭璞傳載刑獄疏見當時刑罰之濫段灼傳載
申理鄧艾一疏閭續傳載申理愍懷太子一疏尤見急
於申冤理枉今十八家舊史皆不傳欲稽攷晉事者舍
是書而莫由當亦攷史家所不可廢也

史家子孫附傳之例

案史記世家凡傳一人而其子孫皆附傳內至列傳則各傳其人不必及其後裔間有父子祖孫各有可傳則牽連書之如前漢書楚元王之裔孫向歆周勃之子亞夫李廣之孫陵張湯之子安世孫延壽金日磾之子安上疏廣之兄子受蕭望之之子育咸由翟方進之子宣義韋賢之子元成後漢書來歙之曾孫歷鄧禹之子訓孫鷟寇恂之曾孫榮耿弇之弟國子秉夔竇融之弟固曾孫憲元孫章馬援之子廖防伏湛之子隆梁統之子竦曾孫商元孫冀桓榮之子郁孫焉曾孫鸞元孫典彬班彪之子固班超之子勇楊震之子秉孫賜曾孫彪元

孫修荀淑之子爽孫悅陳實之子紀三國志袁紹之子
譚尙公孫度之子康孫淵曹真之子爽荀彧之子惲孫
彪鍾繇之子毓王朗之子肅杜畿之子恕預胡質之子
威諸葛亮之子喬瞻張昭之子承休步騭之子闡呂範
之子據朱桓之子異陸遜之子抗陸凱之弟允代不過
十餘人然後漢書班彪與固各爲一傳班超與勇又各
爲一傳三國志諸葛瑾與諸葛恪亦各爲傳惟沈約宋
書始有以子孫附祖父傳內者然蕭思話蕭惠開徐羨
之徐湛謝宏微謝莊王宏王僧達范泰范奕王曇首王
僧綽顏延之顏峻皆父子檀道濟檀韶檀祗謝晦謝瞻

皆兄弟猶皆各自爲傳不相牽混使閱者一覽瞭然終不似別史凡立一人傳并其子孫兄弟宗族不論可傳不可傳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譜者如魏書一傳數十人南北史并其子孫之仕于列朝者亦皆附書焉非史法也

魏書多黨齊毀魏

北齊魏收撰魏書共紀傳一百十四卷內亡逸者二十九篇皆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或謂太宗紀闕補以魏澹後魏書志闕天象二篇補以張太素後魏書疑未能明也而論史者乃謂收受爾朱榮子金爲減榮傳之

惡又謂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遂爲作佳傳號爲穢史

案收仕於北齊修史正當齊文宣時故凡涉齊神武高歡

在魏朝時事不得不曲爲迴護如孝莊紀建義元年書

齊獻武王破羊侃於瑕丘二年書破邢杲於濟南前廢

帝紀普泰元年書齊獻武王弭爾朱榮之亂爾朱榮傳

內書榮欲篡立齊獻武王勸止仍奉莊帝皆深著齊神

武之功孝武遷爲西魏神武立孝靜帝爲東魏其於西

魏之君臣則多貶辭如孝武崩則書宇文黑獺南陽王

寶炬則書僭尊號斛斯椿隨入關則謂其狡獪多事好

亂樂禍賀拔勝自魏奔梁自梁奔西魏則謂其好行小

數志大膽薄凡仕於西魏者多肆爲詆訾當時已有謂其黨齊毀魏肆情褒貶者信有之矣若謂受金諱惡附勢作傳稱爲穢史非平情之論也案爾朱榮傳其凶惡未嘗不書觀論中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至楊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文學皆爲一代聞人豈能因其門祚方昌遂引嫌不書耶又有謂孝靜帝后高氏帝崩後書下嫁楊遵彥爲諂附楊愔欲見其聯姻帝室之榮不知皇后傳已以爲後人所補非收原本也至謂盧同位至儀同不

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乃爲首傳更不足以服收矣蓋收早有驚蛺蝶之名本不愜人望又值魏齊世近凡冊名史籍者皆有後裔不能顯榮其先世遂爲當時所詬厲穢史之論有自來矣

宋書告成之速

攷史遷編纂史記自元封二年至征和二年凡閱十八年始成班固受詔著漢書自永平迄建初中積二十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其妹昭始續成之其餘李延壽之修南北史歐宋二公之修新唐書俱歷十七年司馬溫公之修資治通鑑自治平二年受詔至元豐七年

始奏上更閱十九年惟元末修宋遼金三史成書最速
然亦尙須三年乃沈約修宋書於齊永明五年奉敕於
次年二月卽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從古修史未有
若是之速者也推求其故蓋由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
宋書紀傳止武帝功臣其諸志亦惟天文律歷而已餘
皆命山謙之作謙之亾後詔蘇寶生續撰亦止及元嘉
諸臣寶生誅後又命徐爰爰卽因何蘇之本勒爲一史
起自義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
尙皆孝武所作惟永光以後至亾國十餘年記載皆缺
然後知約書是取徐爰舊本踵成其宋書內自永光以

後紀傳蓋爲約等所補也然亦有刪削者如晉末諸臣及桓元盧循等身爲晉賊吳隱謝混等義止前朝竝劉毅何無忌等與宋武同起義者亦意非造宋徐爰皆列于書約則概從刪除不入書內其餘皆從爰本故成書若是之速且易也

案宋元嘉中裴松之續修何承天宋書未成而卒會孫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沈約撰宋書旣行子野因撰宋略二十卷約見歎曰吾弗逮也鄧氏函史謂沈書因于子野方氏釋疑又謂裴略乃刪約書爲之皆非也宋略李善文選注猶引之不知亾于何時而馬

貴與經籍攷已無其目惜其不得與荀袁兩漢紀竝傳也

北齊書多殘闕

唐李百藥承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共五卷其文襄紀晉集冗雜文宣紀孝昭紀議論亦多重複大約文氣萎茶節目粗疎蓋由北齊立國本淺自文宣以後紀綱廢弛整飭疆圉既不如後魏修明法制復不如後周當國者又無始終亮節之臣有奇功偉業足以資文筆之發揮故史材史學遠遜前人觀儒林文苑二傳除已見於魏書及周書之外者寥寥數人可見矣惟一代之興亾典

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優劣尙可藉以資其攷證焉其體例全仿後漢書傳後各繫論贊然列傳中有論贊俱無者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是久已殘闕矣今所行者蓋後人取北史以傳之非舊帙也

史家類敘之法

史家有類敘之法蓋因人各一傳則不勝傳不立傳則又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之此法始于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類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遠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荳氏王君房鼓樊小翁等范蔚宗後漢書卓茂傳

後類敘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宣龔勝等來歷傳後類
敘祓諷劉禕薛皓閻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伉第五頡
曹成李亢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闡鄭安世等董卓傳
後類敘李侓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後類敘閻柔鮮于
輔等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類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
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阮康等衛覬傳後類敘潘勗王
象等劉劭傳後類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
該杜摯等此古法也後史家亦多襲此法如宋書褚澄
傳敘其精于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于澄韓靈敏傳
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

氏倪翼之妻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梁書勝曇恭傳
因曇恭之孝竝及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
孝竝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敘何遜工詩因及會
稽虞騫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

梁南二史得失

李延壽世居北土於北史用功獨深共一百卷故敘事詳密
首尾典贍如酷吏傳之去酈道元藝術傳之附陸法和
頗有卓識於元韶姦利彭樂勇敢與夫郭琬沓龍超諸
人節義亦具見特筆至南史共八十卷則惟博採異聞以助
人談資雖於諸書大加刪汰而凡四朝九錫之文符命

之說告天之詞沿襲備書仍未刪削盡淨獨於梁書增益不少而互異者尤多然亦各有得失焉如長沙嗣王業傳梁書敘其父懿當東昏無道崔慧景奉江夏王寶元圍臺城東昏徵懿赴援懿在歷陽卽投箸而起進兵擊敗慧景乃加懿侍中尙書令而幸臣茹法珍等忌懿功高位重尋構東昏賜死南史懿傳則謂懿率兵入援時武帝遣虞安福勸懿誅賊後卽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若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遂及於難云案懿在歷陽聞詔卽赴一二日卽達京師敗慧景時武帝方在襄陽距京二千里豈能逆知其事而遣使於未平

慧景之先乎此必南史誤也邵陵王綸傳梁書載其少年爲丹陽尹時侵漁細民爲少府丞何智通所奏綸使戴子高刺殺智通智通子訴于闕下帝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是罷官後復爵其載綸之不善如此而已南史則增綸因帝敕責乃取一老公類帝者加以袞冕朝以爲君自陳無罪旋自剝褫而撻之于庭又因昭明太子薨帝立簡文爲太子綸以爲非乃伏兵于莽常伺車駕有張僧侔知之謀頗泄又獻曲阿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帝由是不自安每加衛士以警宮禁云案綸當侯景之變率兵赴援鍾山之戰最力後

兵敗而逃聞湘東王繹以兵圍河東王譽作書勸湘東
息家門之憤赴君父之難湘東不從反以兵逼綸綸遂
遁入齊昌尙思匡復爲西魏兵所攻被殺是綸非肆逆
者且帝旣先防其爲亂加以衛士當侯景反時豈肯反
假以征討大都督之權令其統軍討賊乎此又南史好
採異聞而未究其實也至武陵王紀傳梁書謂侯景之
亂紀不赴援南史則謂紀先遣世子圓照領兵二萬受
湘東王節度繹令且駐白帝未許東下及武帝凶問至
紀總戎將發繹又使智監至蜀止之是紀未嘗不發兵
也梁書所謂不發兵者蓋據元帝時國史元帝旣殺紀

欲著其逆迹而加之罪也此傳究當以南史爲得其實
沈約傳約之先世田子林子爲宋初開國功臣應入宋
功臣傳約不入宋傳載於自序者欲自誇其先世也梁
書不載自屬得體乃延壽不補于宋史而仍增于約傳
者亦誤矣王僧孺傳梁書載其爲南康王長史時被典
籤中傷去職奉辭王府一箋凡千餘字內有云去矣何
生高樹芳烈之語不解何謂南史雖刪此文而謂僧孺
將去有友人何炯猶在王府僧孺與炯書以見意始知
何生者指致書何炯非辭王府箋也此又見南史之精
核也若任昉傳梁書南史俱謂昉出爲新安太守卒於

官而劉孝標廣絕交論有云瞑目東粵藐爾諸孤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瘴厲之地是昉卒於粵非卒於新安也
二史俱失其實矣

案姚思廉梁書承藉家學用力勤篤然趙與昔賓退
錄議其於江革傳中則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
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自相矛
盾其餘事蹟之複互者尤多證以南史亦往往牴牾
陳南二史不同處

長沙王叔堅傳陳書謂後主待堅漸薄堅不自安乃爲
左道祈福刻木作偶人衣以道士服晝夜醮之有人上

書告其事後主令宣敕責之堅曰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是左道厭魅叔堅實有其事也南史則云後主陰令人造其厭魅之具又令人告之案驗令實是叔堅本無此事而後主誣陷之耳江總自序太建之末權移羣小屢被摧黜生平惟奉佛深悟苦空陳書本傳謂此序時人謂之實錄南史則謂此序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惟兩傳二書不同觀江總諂事後主與自序不合要當以南史爲信蓋宋略齊春秋梁典諸書俱亡其可備宋齊梁陳四書之參校者惟賴南史之存不可廢也

周書多取北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令狐德棻等領修周書
共五十卷今其書蓋有散佚乃後人剽取北史以補之然多
率意刊削每成疎漏似非德棻全書案德棻劄徵簡牘
意在摭實故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跡湮沒者猶攷
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爲疎略庾信傳論仿宋
書謝靈運之體推論六藝源流而於信獨致微辭蓋於
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於矯時之弊知非專尙虛辭劉
知幾史通謂其書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真蹟甚寡客氣
尤繁又議其以王劭蔡允恭蕭韶蕭大圜裴政杜臺卿
之書中有俚言故致遺落其詆譏德棻者皆非篤論也

私史反多迴護

凡正史有不得不隱諱者賴私史據事直書庶幾是非
邪正昭然共見於後世若有所瞻徇略無別白何以稱
一代信史哉乃北史於魏齊周各正史俱閒有改訂獨
於隋書略無刪削且多迴護者如於隋文帝之篡北史
俱照依隋書國史書法敘禪位詔敘三讓絕不見攘奪
之迹於文帝殺宇文諸王北史則書誅一似有罪伏法
者於介國公薨則書上舉哀朝堂書贈諡周靜帝一似
善終而加以恩禮者於文帝崩則書帝疾書崩大寶殿
書遺詔一似壽考令終並非遇弒者於煬帝紀亦但書

高帝崩書上卽位仁壽宮絕不及使張衡侍疾之事惟於宣華夫人傳微露端倪然亦非直書也延壽自作私史當據事直書何獨於隋反多迴護若是耶非信史矣

宋書帶敘之法

史家有帶敘之法蓋其人不必立傳而其事當附見于某人傳內者卽于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了之而下文仍敘某人之事如宋書劉道規傳攻徐道覆時使劉遵爲將攻破道覆卽帶敘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下文重敘道規事以完本傳廬陵王義真傳義真從關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來尋始得就路因帶

敘宏鮮卑人本慕容超尙書元嘉中爲青冀二州刺史下又重敘義真事以完本傳他如何承天傳帶敘謝元何尙之傳帶敘孟顗謝靈運傳帶敘荀雍羊璿之何長瑜三人此作史良法也但他史于附傳者多在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則正在敘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插入之此例惟宋書所獨創耳

案南齊書亦有帶敘法如文惠太子傳因文惠誘執梁州刺史范柏年卽帶敘柏年先在梁州平氏賊之績及襄陽有盜發塚得竹簡書王僧虔以爲科斗書攷工記闕文又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輿服御之屬

卽帶敍文景父陶仁惡文景所作曰終當滅門乃移家避之又張敬兒傳因敬兒斬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斬攸之使卽帶敍道和本姚興之孫云云是也

齊南二史得失

李延壽撰南史於宋梁陳書大加刪削以諸書所載章表符檄本多繁蕪也惟於齊書則增益較多而互異者亦不少今以兩書相校蓋亦各有得失焉如齊書張敬兒傳謂敬兒本無大志南史則敍其征荊州時每見諸將輒自言未貴時夢邨中社樹忽高數十丈在雍州又夢此樹高至天以此誘部曲又爲謠言使邨兒歌之曰

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卽是狗敬
兒本名苟兒家在赤谷敬兒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益
不得志云云是明言敬兒有叛志與齊書不合蓋由李
延壽好採新奇旣取社樹童謠自不能復言意存知足
也齊書周奉叔傳謂鬱林欲誅宰輔時明帝爲方輔政乃出奉
叔爲都督青冀二州軍事以爲外援南史則謂明帝輔
政令蕭謐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又說奉叔以方岳之重
奉叔乃許是奉叔之出非鬱林意也案鬱林欲誅宰輔
正賴奉叔勇力過人倚以爲助肯令外出乎當是明帝
欲謀廢立故使人說帝出之也此又南史得其實也

案蕭子顯南齊書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
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尙見
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
宗國亦得史家言外之意惟於高帝紀引太乙九宮
占祥瑞志傳會緯書於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蓋因齊
高好用圖讖梁武崇尙釋氏猶未能剔釐其餘習耳
又高帝紀載王蘊之撫刀袁粲之郊飲亦未免瑣屑
有乖紀體至列傳更多蕪雜

陳書多曲筆

唐姚思廉承父察之業纂集成書

共三十卷

攷隋書經籍

志有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綽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
二卷卽察所據之本而思廉於顧野王傳稱其撰國史
紀傳二百卷與隋志不合當是隋志誤也書中惟二卷
三卷題陳吏部尙書姚察餘則皆稱史臣是察先纂梁
書此書僅成二卷他皆思廉所補纂也案察陳亡入隋
爲秘書丞北絳郡開國公與同時江總袁憲諸人竝稽
首新朝歷踐華秩而仍列于陳書未免稍失限斷然爲
人子者得藉國史以表章其親亦人生至幸蕭子顯作
齊書亦爲其父豫章王嶷作傳不獨思廉也第其書中
每多曲筆如武帝之進爵梁帝之禪位俱爲循照國史

體例書法姑無論已至衡陽王昌傳始興王伯茂傳劉師知傳皆概爲隱諱絕不見有被害之跡南史則于衡陽王傳直書其爲文帝所害始興王傳直書其爲宣帝所害劉師知傳直書其害梁敬帝之事獨見是非之公使奸惡不得以藏匿頗爲有功于陳書其他如長沙王叔堅義陽王叔達蕭摩訶陳慧紀吳明徹任忠傳綽江總各傳證以南史亦每多岐互不同然持論尙覺平允次第排比猶具史法其與取成眾手者固不侔矣

南史於陳書無大增刪

周鐵虎傳刪馬明戰死事任忠傳刪後主倖臣沈客卿

施文慶弄權誤國事華皎傳刪戴僧朔曹慶錢明本魯
閑席慧略等附見之事傅緯傳刪明道論沈炯傳刪請
終養疏竝答詔江總傳刪其修心賦而已蕭摩訶傳隋
將賀若弼兵至建鄴魯廣達力戰若弼與七總管兵八
千人各勒陣以待之若弼躬當廣達麾下死者二百七
十餘人若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人得人頭輒走
獻後主取賞若弼更趨孔範軍範敗走陳軍遂潰隋將
擒蕭摩訶送若弼若弼以刀臨頸辭色不撓乃釋而禮
之陳慧紀傳慧紀聞隋師攻建鄴先遣呂肅據巫峽以
鐵鎖橫江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軍盡取其

鼻以邀賞旣而隋軍獲陳卒則縱遣之別帥廖世寵詐降于隋欲燒隋艦風浪大起火反燒陳船陳軍大敗慧紀尙率兵東下隋晉王廣遣使以慧紀子來諭降又使降將樊毅等諭上流城戍悉解慧紀不得已乃降此皆陳書所略而南史詳之者也任忠傳忠降隋數年而死隋文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而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異也傅縡傳縡以直諫死死後有蛇屈尾來上靈座去而復來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吳明徹傳明徹爲周所擒封懷德郡公義陽王叔達傳陳書止載其入隋爲

絳郡通守南史竝載其入唐爲禮部尙書此皆陳書所
無而南史增之者也此外惟刪減行墨別無增添事蹟
蓋延壽修南北史多歷年所至修陳書精力已疲無暇
搜輯不過因其舊文排纂刪潤耳

經史雜記卷三終